



新时代的“红”梅赞

（“七一”勋章获得者张桂梅） 朱晋

向日葵精神

□陈舰平

“拍《向日葵中队》，需要向日葵精神！”在儿童公益电影《向日葵中队》的拍摄现场，导演陈应歧先生向笔者传达着这样的心声。陈应歧先生所说的“向日葵精神”，表达的更是一种团结拼搏、奉献与燃烧的激情。

1957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国家一级导演陈应歧，历任南京广播电视台艺术总监、导演（首席）、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及副主任，系江苏省三三三人才，获中国第四届“十佳”导演称号、中国第四届“百佳”电视工作者称号、江苏“十佳”电视艺术家称号，是“南京十大文化名人”。执导的影视剧荣获“飞天”奖、“金鹰”奖、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大奖。

65岁的陈导，在电影片场，克服腿部伤病带来的不便，常常是小跑着奔向前场，指导拍戏。五月的南通天气，复杂多变，时晴时雨，中间还经历了数百年不遇的十四级狂风的极端天气。下雨天赶戏抢拍，陈导就穿上塑料雨衣，冒雨指挥拍片。雨晴冷热交加，陈导感冒，咳嗽发烧、嗓子嘶哑，硬是没休息片刻，一直和剧组所有人员一样，每天五点都不到就起床，早上六点投入拍摄工作，常常拍片到深夜才归。

南京艺术学院美术专

芬芳一叶

业出身的陈应歧，另一个身份是画家，他的画作被法国、美国、日本等艺术收藏家收藏。美术家对画面细节的讲究，在拍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电影拍片现场，陈导亲自操刀，为电影中有绘画天才的“星星的孩子”莫离示范作“画”，并传授“写生口诀”：“看花不画画，画画不看花。”在拍片中，陈导要求各部门严格把控自己范围内的艺术质量：“不能我说‘通过’就‘过’，要确保你所负责范围内的艺术质量是否能‘过’，所有演员的表情、镜头到位不到位、镜头虚不虚，化装、服饰、舞美、灯光、各自负责的小演员表演与机位拍摄，对焦对线，有没失误，只有每一条都确保准确无误，最后合出来、剪出来的电影，才有可能是最好的。”

在电影中，陈导还客串了“作家丁爷爷”角色，为了拍好“看信”“写信”“读信”这三个情节，一次次地给拍摄找“毛病”，不断调整，对自己也“一点没少折腾”。在片场，所有演职人员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，就是“过了，下一条”！对电影拍摄精益求精，充分表达出一个艺术家对电影质量的“工匠精神”：良心出品，精心打造！“要把最好的电影献给全国的孩子们！”

和母亲在农村生活的日子

□王平

母亲离开我们整整10年，我想母亲，不尽的思念。回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们跟着母亲生活在农村的那段艰难日子，特别是母亲为全家生计操持劳作的日日夜夜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母亲周龙英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生于苏北乡村，外祖父母养育11个儿女，8姊妹，母亲排行老二。母亲年轻时跟随任启东中百公司经理的父亲生活工作在城里，后来父亲响应国家号召，带头把家属下放农村，母亲带着哥哥、姐姐由国企职工转为农民。“大跃进”时期母亲生下我和弟弟，兄妹四人跟着母亲落户在北新公社九大队八小队，改革开放后才离开。

当我们家五张嘴吃饭，但只有母亲一人挣工分，所以年年欠队里口粮款，是个“倒挂”大户。母亲吃苦耐劳、勤俭持家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吃饱饭，穿得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。

从我记事起，看到的就是母亲忙碌的身影。父亲在城里工作，无暇顾及家庭，家务事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，母亲柔弱的肩膀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。母亲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纺纱织布、做针线活，常常一觉醒来看到她还未停歇。第二天清早，我们还在睡梦里，她已是手提肩背，步行四五里路到镇上卖鸡蛋、卖青菜。

我最心疼母亲夏收时节没日没夜地干活，母亲手舞镰刀收割麦子的场景，让我永远铭记。

那年我已上初中，那天特别闷热，跟着母亲走到麦田时，感觉气都喘不过来，再看到这铺天盖地的麦子，镰刀一下子掉地上：“这麦子，猴年马月割得完呀？”母亲说：“不急，先割麦块（行）一半，你从脚下朝前割，我到当中割过来。”母亲径直走到那个位置挥

舞镰刀，我也赶紧开镰。我割了五六把，一个劲地喘气擦汗，母亲已近在眼前，半块麦子转眼之间就割好了，我信心大增。割了一个小时，母亲就让我歇着。我坐在田埂上喝水看母亲割麦。

母亲右手握镰刀弯下腰，左手轻轻朝左下方一勾，拢住一把麦子，右手随即跟进，锋利的镰刀口切入麦秆根部，右手臂一发力，“唰”，麦子割断离地，两手配合顺势放置。母亲以这套循环动作向前推进，速度非常快，只见她矫健身影离我越来越远，到后来只看见烈日下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金光闪闪、耀眼无比。让我震撼的是：母亲弯腰割下第一把麦子之后，就一直割、一直割，不直一次腰，直到麦田尽头。而我差不多割一把就要直腰歇一下，中间不知要歇多少回。母亲这幅弯腰埋头、勇往直前的割麦图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稍大些就做母亲小帮手，增加家里鸡、鸭、羊、猪的饲养量，猪由两头增加到三头以上。养猪收益好，毛猪出栏换钱，猪粪便还是队里最需要的农家肥。母亲养猪善动脑筋，她认为猪生长期中有一个最关键的阶段，就是盛夏酷暑期，猪不能落膘，还要长肉。母亲用黄蚬汁拌猪食，让夏天猪食欲不减反而大增。黄蚬是一种淡水蛤，其肉和汁鲜嫩可口，宅前的南运河隐藏着丰富的黄蚬资源。暑假里，喝着运河水长大、练就一身好水性的我，几乎天天运河，扎一百多个猛子，捞来50多斤黄蚬。

我们家的猪养得好，生产队长把集体养猪场交给母亲负责，享受男劳力工分待遇，其他农活不用干。这让母亲喜出望外，她全身心地投入养猪场工作，多年积累的养猪经验派上大用场，一年后猪场大变样，一举摘掉养猪后进队帽子。

母亲为全家生计日夜操

过客

□赵剑

3月4日，第一次来到淄博。刚开始，行走在街巷，觉得它和许多地方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无非是喧嚣的城市，变幻的霓虹，不息的车辆，来往的人群。

转眼，过了半年，静静融入、慢慢感悟才发现，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颜色、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标记、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故事。

初到这里，我只是个游客。眼前的一切，让我觉得新鲜兴奋。那碧波荡漾的齐盛湖里倒映着海岱楼影，那周村古街的“今日无税碑”诉说着昨天

的故事，那红叶柿岩的唯美浪漫让人流连忘返，那大染坊的丝绸虽经百年风雨仍明亮艳人。蓝天有白云、晨曦有妆容、黑夜有颜色，仿佛人间的美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。

渐渐地，我成了这个城市的寓客。不忙的时候，单位宿舍两点一线；事多的时候，盼着早点躺到宿舍的沙发上。有时夜深人静，我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来这里？难有答案。心烦的时候，想想走过的路，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淄博，忽然发现，辗转之间，是一个寂寞与另一个寂寞的相逢，更是一个宁静与另一

持，很少过问我的学习，但母亲有一个当时让我很纳闷的举动，就是自我上小学以后，每周总有一两个晚上，她放下手头的活，让我读书或念信给她听。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晚上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清瘦的脸庞微笑着，静静坐着等我读课文。我读的是记叙文《今日公益村》，文中描绘了近海公社渔民为春汛出海打鱼做准备的繁忙景象，母亲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东边好，丫头朝东嫁。”两年后，她的一个干女儿嫁到近海公社，新郎是一位老师。

母亲最爱我念信给她听，那种期待和专注让我惊讶。念得最多的是两位当老师的舅舅的信，母亲的表情常常随着我念信的内容而变化，一会儿开心、一会儿沉默、一会儿流泪。只要听到外祖父情况的内容，她总要我慢点再慢点，眼眶里常常噙满泪水。那时我年幼不懂事，母亲是多么思念苏北老家的亲人，特别牵挂外祖父。我读舅舅的信，由此喜欢上了二舅舅结构严谨、大气洒脱的钢笔字，悄悄地模仿练习。母亲发现后，说：“妈真想你能当个老师，像你舅舅那样。”老师是母亲心目中最敬重的，然而，那个年代的老师是被人瞧不起的“臭老九”。幸运的是，在经历了两年农民生涯的磨炼后，迎来了恢复高考，我考取师范，如母亲所愿当上老师，母亲脸上露出少有的灿烂笑容。之后不久，哥哥、弟弟也考取大专院校，母亲这才离开农村，回到启东县城，与父亲团聚。

母亲让我念信读文章，是母亲的一种睿智，她让我感悟生活的美好和亲情的珍贵，锻炼了我的朗读能力、养成了我的读书习惯。

我平实的人生底色，是那个时段母亲为我打下的。母亲低头弯腰、勇往直前割麦的情景，永远激励着我踏实前行。

走马天下

个宁静的相拥。

后来，我成了这个城市的归客。走再远，都要回来；离再久，也会牵挂。有时候，一个人散步，走到哪儿累了，就坐在城里的烧烤炉前，翻烤几串，那腾起的烟火，犹如人间红尘，浮华一世转瞬空。有些人，一辈子没走出过一座城；而有些人，一辈子在苦苦寻找可以停留的那个城。

时光忽晚，山河已秋，几人可曾留？奔山追海，谁入梦来，未见久尘埃。一邂逅，总难忘。虽你我终将成过往，但此刻为你，抛了繁华，忘了天下。

玉兰一瓣